



节日之际，全面封网为哪般？

当圣诞节之际《铃儿响叮当》的清脆铃音响在大街小巷的时候，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发生了，在互联网世界引起了震动。那就是，由中共中宣部、工信部、公安部、移动、联通等九个部门下达的网络查禁命令，使许多服务器托管系统一夜之间形同虚设，众多企业网站无法登陆，许多论坛、博客、留言板或其他社区程序运行统统失灵。当各个无辜的用户质问所托管的服务器时，得到的解释是以“扫黄打非”的名义进行的又一轮严格的网络过滤与封锁。目的就是将网站上所有中共不喜欢的内容立即封杀。没有人对无辜的用户们解释恢复正常的准确时间，也没有人对此查禁给用户们带来的经济和名誉造成的损失负责。

尽管中共历来喜欢在节假日等

所谓的“敏感日”前异常躁动，采取一些欺世盗名的理由，诸如“扫黄”等，对互联网进行控制，但本次从对服务器封杀手段的严厉程度和涉及面的广度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的。明白人都说，这是对着“反共言论”来的。那么，最近有什么新鲜言论使中共发飙到如此地步呢？

原来，令中共极度惊恐的重大事件接连在两个月内发生：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西班牙国家法庭向前中共主席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共五名官员发出调查取证司法文书，要求解释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活摘器官等群体灭绝行为。若四至六周内被起诉人未回复，被告人将面临国际逮捕令、引渡和二十年以上刑期，判决书一旦裁定将具永久法律效力。

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国际法网在收

（明慧记者西班牙报道）西班牙国家法庭日前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来自比利时的国际著名人权律师乔治-亨利·波杰先生（G.-H. Beauthier，右图）近日表示：我们在建立国际法网，继续这样一步步做下去，犯下反人类罪的这些中共官员终会被绳之以法。

波杰先生曾与多国律师一起，成功地将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送上法庭。对于起诉江泽民案，他表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结果，这说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有很多的法律条款足以起诉这些罪犯，这些人在中国还没有被绳之以法，那么就可以运用‘普遍管辖原则’在欧洲进行起诉。西班牙法庭的决定可以强化‘普遍管辖原则’来针对那些对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现在中共当局必须回应，但我们知道，它们是不会回应的。西班牙法庭目前在等待，将会启动司法程序，有效地将那些中共官员



逮捕并引渡。”

波杰先生说，“目前，欧洲的律师们在形成一个团队，吸取彼此的经验。我们在运作一个国际司法网，并在欧洲各国实施，正如我们为法轮功学员做的那样，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系统，让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来欧洲旅行将会是令其畏惧的事情。”“我们这样一步步继续做下去，终有一天，我们能成功地判定这些中共官员是反人类的罪犯。”◇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作出又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官。法官在历时四年的调查过程中，顶住了中共以国家政权的名义施加的外交压力，在阿根廷国内外调查了受害的法轮功学员和第三方证人，采信了联合国及多边组织的有关调查报告，确认了被告江泽民、罗干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犯下的灭绝群体、酷刑等反人类罪行。

以上两项裁决均是根据“普世管辖原则”，即无论原告被告是哪国人，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罪，此原则允许各国法院审理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被告。迄今为止，已经以群体灭绝、酷刑等罪名起诉江泽民的国家包括比利时、德国、韩国、加拿大、希腊、智利、澳洲、玻利维亚、荷兰、秘鲁、瑞典、新西兰、日本和美国等十余个国家。

这两个消息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播。面对这来自自由、文明、法制世界的消息，中共词穷，江集团恐惧。中共此次对互联网和民间论坛、博客、留言板的疯狂封杀正折射出它歇斯底里的末日心态。◇

娟儿的故事

娟儿是我的邻居，她的身世很苦。二十多年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她已经在辽宁省沈阳某医院做了三尖瓣替换术，因手术不太成功，留下了预激性综合症，从此娟儿就与药物紧紧地拴在一起啦。医生叮嘱她，口服药“华法林”要终生服用，万万不可停止，否则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就这么严重。原因是：通过心脏的血液如果冲到手术后的这一金属瓣上就会凝固，从而造成死亡。

为了保命，年轻的娟儿常年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离弃的痛苦，生活的窘迫，病痛的肆虐，使她感到生不如死，万念俱灰。她终日以泪洗面，身心疲惫，真是苦不堪言哪。

一九九七年的一天，邻居的大婶给娟儿送来了一本书《转法轮》（法轮功主要著作）。她捧起这本书，读出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心中就象打开了一扇窗，亮堂极啦。当时的娟儿，身体很虚弱，



1998 年 5 月，
沈阳万名法轮功
学员集体炼功

整日卧床不起，生活起居全靠老母照顾，一斤重的东西都拿不起来，简直就是个废人。她咬着牙炼一套功法，就累得大汗淋漓，站都站不稳了。一天午后，朦胧中娟儿感到有人在给她调整身体，她心脏部位的一些东西被拿掉了，刹那间她感到轻松了许多。

得法初期的娟儿，身上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一个下午，似睡非睡的她突然听到一个人在讲“业力的转化”，听得很清楚。一阵美妙的音乐传来，她随着音乐在院子里盘旋起来，那么轻盈飘逸，发梢上漂亮的小法轮上下飞舞，那个画面简直太神奇了，太美好了！醒来后，娟儿翻开《转

法轮》一看，“业力的转化”赫然在目。她明白了，原来听到了法啊。

法轮大法改写了她生命的历史，使她成为一名修炼者。学法炼功后，娟儿的身心同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往要终生服用的“保命药”也无需继续服用了，这震惊了认识她的所有人。大法的超常在这个危重病人身上展现了神奇的变化和惊人的力量，娟儿脱胎换骨啦！面对大法的宏大慈悲，目睹娟儿的神奇经历，有的人走入了大法修炼，成为娟儿的同修；有的人退出了中共的相关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文/星云）◇

下岗了可真闹心，离婚了可真烦人，欠债了可真愁人，得病了可真痛苦。苦！苦！苦！一九九四年，人生的苦难无一幸免地一齐降到了我头上。我吃不好，睡不安，心烦意乱，弄得一身糟，当时只感觉走投无路，心想完蛋了。

最初我下岗后没有了固定收入，自然给生活带来了诸多烦恼与麻烦。妻子经常与我吵闹，嫌我无能，无奈何离婚了。儿子归她，我净身出户。我决定到城里挣大钱，让妻子看看我的能力。到城里租房时碰到了传销班。一听，哇！两年能赚十万元，嘿，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借钱做了传销的下线。一晃两年过去了，不但没赚到钱还欠了许多外债。着急！上火！得病了。

我二姐是法轮大法学员，知道后，领我看了医生，把我接到她家。在二姐的引导下我开始了解法轮功，修炼法轮大法。我的病很奇怪，医生也没确诊我得了什么病。好好的皮肤就是痒痒，非抓破不行，血淋淋的疼痛难忍，走路都困难了，吃药也一点



人生之苦源自心

不管用。修炼大法半年多后，我的皮肤彻底正常了，再也没有了揪心的痒痛。

不断学习李洪志老师的《转法轮》一书，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变了，变得清醒、理智、也学会了向内找。回头看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我明白了人的苦都是自己找的。我要不是怕吃苦、求安逸，下岗后干点啥都能生活，还能那么闹心吗？要没有好胜心、争斗心，还能离婚吗？要没有名利心，不去搞传销，还能欠那么多债吗？这一切不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吗？

观念转变了，求财之心去掉了，我坦诚面对现实。由哥、姐凑钱买了一辆三轮车，我想，我必须扎扎实实

地真修，按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当地三轮车没几个起牌照缴费的，来人抓就躲。我想我是修大法的，就得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我起牌照，缴养路费、工商税等，决不巧取名利再造业，一切顺其自然。

刚买车没几天，在马路转弯时，忘了打转向灯与从后边急驶过来的一辆摩托车相撞。摩托车减振撞断，驾车人受外伤。小伙子爬起来大骂着冲上来抓过我就是一顿暴打。围观的人将他拉开。我守住了心性，没还手，也没还口。他要我赔车，向我要一万五千元。我看他心疼得够呛，答应了他的要求。围观人说他要多了，让我打官司。我想：我是炼功人，能和他一样去争去斗吗？这也是考验我利益之心放没放下。二姐借给我一万五千元了结此事。晚上我和二姐去看那小伙子，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一家很感激。由此，我深深体会到：修炼人心在法上，处理问题心是平静的，不气、不恨、看得开、放得下、海阔天空。（文/铁子）◇

河北涞水县信访局原副局长一家遭迫害经历

(明慧通讯员河北报导)十多年来,刘金英和丈夫张东升(张东生)相继被迫害,女儿由姥姥家抚养,现在面临高考,2009年12月31日下午放假回家,得知家中因没钱交电费,被电力局断电,伤心的躺在床上不吃饭,晚上只好到邻居家借灯学习。

刘金英,45岁,河北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青年教育系毕业,原来任河北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因坚信法轮大法“真、善、忍”,她被非法判刑,在河北女子监狱遭受折磨五年后,身体被迫害的近乎不能自理,拖着半个身子伺候婆婆。婆婆于2009年5月18日含冤离世,至今骨灰盒还在高碑店火葬场放着。

婆婆在临终前想念自己被非法监禁多年的儿子张东升,呻吟着:我儿子没有办坏事,他是个好人呐,监狱不该关他呀,我等我的儿子回家……临终前也没看上儿子一眼。张东升,原任涞水县地税局办公室主任,因坚信法轮大法被易县邪法院非法判处15年徒刑,现已在石家庄第四监狱被关押迫害八年半。

这个原本幸福快乐、应该幸福快乐的家庭,在中共邪党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张东升、刘金英夫妻俩因坚定信仰“真、善、忍”而被双双判刑;张东升的父亲、刘金英的母亲,无法承受涞水公安局及单位所制造的恐怖、威胁而相继离开人世;刘金英的婆婆半身不遂的病症再次复发;刘金英的老父亲也常被涞水邪恶以不发退休金等威胁,整天生活的提心吊胆;年幼的女儿在恐怖中挣扎。

十多年的迫害,已经使她家一无所



■刘金英照片

有。刘金英多次找原单位要拖欠工资,会计出示了证明。然而,原任信访局局长梁进福伙同副县长王瑞泼把她的工资作为办公经费花掉了,现任信访局长李志刚对刘金英出言不逊,也不还给她工资。

刘金英在二零零零年八月被劫持关押,并被非法判刑五年。在监狱的日子、反复转监中,刘金英受到太行监狱及石家庄监狱的种种酷刑折磨与药物毒害。刘金英都是被刑事犯和犹太包夹、严管,反复戴刑具关禁闭、电击迫害、尼龙绳勒脚腕、不许睡觉、禁止上厕所、精神折磨、强行野蛮灌食等丧失人性的迫害手段,使她身心和精神备受蹂躏。她整天被恶警指使下的吸毒犯、卖淫犯打的鼻青脸肿,不许她

说话。刘金英的饭菜中被偷放药物,吃后脑袋胀痛、迷糊,胳膊、腿都凉了,别人都穿单裤、单褂了,她却穿着大棉袄还冻得不行,走路就得扶着墙走。她还经常呕吐,为不影响其他犯人,每次呕吐后她就用胳膊撑地,爬着用头将盆子顶着一点点向前爬行,为的是把盆里的脏物送到厕所倒掉,因为她完全没有力气站立起来。狱警还指使犯人直接给她灌药,几个犯人拉过来就灌下许多不明药物,灌完药后不给她一滴水喝,在极其痛苦的情况下,她只好捧厕所便池里的尿水喝。长期的药物伤害造成她头发大量脱落,牙齿松动,皮肤变色。为了少中毒,她经常到垃圾桶中捞捡犯人倒掉的饭菜充饥。

张东升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九日在单位被涞水恶人非法抓捕,后来送易县看守所迫害,曾被戴手铐脚镣三十六天,还长了一身疥疮。后被非法判重刑十五年。送到保定第一监狱后,他不“转化”,又送石家庄第四监狱迫害。石家庄第四监狱为了掩盖迫害真相,长期不让家人接见。在八大队,张东生被迫害的整个人已脱了像,六颗牙已被打掉,嘴已变形。主要迫害责任人是教育科赵军指使恶毒犯人下黑手。

在夫妻俩被非法判刑前后,涞水公安局多次到其家中非法抄家、搜查,还到张东升的姐姐家威胁,并从他姐姐家抄走价值二万元的物品。

中共所谓的“和谐”背后掩盖着多少妻离子散的家庭和多少死不瞑目的冤魂。2009年12月31日晚,正当全世界都在欢庆2010年元旦之际,只有半根没燃完的蜡烛陪伴着刘金英,她家却因没钱交电费被强行停电。◇

联合国处理法轮功受迫害案逾千 药物和精神迫害引关注

(明慧记者报道)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提交两份报告,报告涉及在中国的药物和精神迫害以及针对妇女的暴力。药物和精神迫害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之一,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四日提交给本年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的报告中指出,“很多情况下,这种关押与强制治疗是不经过法律审核的。……在中共的行政拘留中,他

们经常采用‘强制药物治疗’手段,改变被关押者的思想。”

妇女是处在明显弱势地位上的,而怀孕的妇女受酷刑而导致胎儿死亡的案例更令人发指。联合国特派专员曾先后就数十名具体的女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向中共提出质询,其中“宗教信仰

自由”特派专员、“酷刑问题”特派专员和“针对妇女暴力”特派专员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就河北省涿州法轮功女学员刘季芝、韩玉芝被强奸案所作的联合紧急质询,迫使中共不得不在国际上承认强奸事实。此案已经在联合国记录在案。

迄今为止,在联合国,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联合国处理法轮功受迫害案例超过一千例,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医山夜话：许多年后才明白的问题

维娜是位英语教师，是经她的朋友介绍来看诊的。见到她时，她满脸的忧郁，就象有一层厚厚的乌云一样，很久没有见过阳光的样子。原来，她在八、九年前驾驶摩托车时，不幸发生了车祸。那次车祸使她失去了左小臂。她的左大臂骨和左肩骨被钉子给固定住，不能活动。从那以后，她时常觉得胳膊疼痛，感觉失去的左小臂好象还存在着。西医大夫告诉她，是幻肢痛。吃止痛药，扎针，西医中医都看过，也没什么效果。这样的精神折磨持续不断，令她很痛苦。

根据她的情况，我按照阴阳五行的原理，对她的经络调理了一会，从她脸上露出的笑容说明，刚才还有的幻肢痛消失了。此后，她又来过两次，都说幻肢痛消除了。

这样的病例是第一次遇到，没想到各种治疗方法，几年都没见效，按照阴阳五行的原理调理病人的经

络几次就好了！在惊喜之余，我也在思考，病人为什么会有幻肢疼痛？调理经络为什么能消除幻肢疼痛？这个疑问持续了许多年。许多年后，读了《转法轮》（法轮功主要著作）后才终于弄明白了。人在许多空间都存在着身体，这个空间的肢体失去了，另外空间的真体并没有失去，经络也是存在于另外空间的，所以调理经络可以对另外空间的真体进行调理，那个真体得到调理了，与之相对应的这个空间的真体也就得到了调理。

人类的未知现象太多了。正如法轮大法创始人李先生在《精进要旨》中所说：

宇宙之浩瀚

天体之洪大非人所能探知

物质之微非人所能窥测

人体之穷奥非人知其表面一学之渺

生命之庞杂将永远是人类永恒之迷

◇

器物尚有定数，邪党能不亡乎？

宋仁宗至和二年，成都有一位叫费孝先的人，游历青城山时，访问附近的老人村在一位老人家里借宿，不小心弄坏了他们家的一只竹床。费孝先向老人家道歉，说，“我行动不灵活，弄坏了你家的床，这是我的错。我愿意照价赔偿你们。”

老人拿过来一张纸，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是哪几个字？请先写给我看看。”费孝先觉得有点奇怪，但还是把自己的名字写了出来。老人看了他写的字，笑着说：“你看这床下面的字，写道：‘这只床，于某年某月某日，为某人所造。至某年某月某日，为费孝先弄坏。’成与坏，都自有定数。干嘛要你赔偿呢？”费孝先看了那床下面所写的字，确有自己的名字费孝先，一字不差。

费孝先问明了情况：这床就是这位老人在青年时做成，这字也是这位老人刚做好床时所写。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十多年了。费孝先知道这位老人与众不同，就立刻跪拜求

教，留下来拜老人为师。老人传授给他《易经》、占卜等预测吉凶的方法。费孝先学业有成，后来给人预测占卜，十分灵验。（事据宋代苏轼《仇池笔记》）

无独有偶，二零零二年六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二点七亿岁的“藏字石”，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其中那个“亡”字特别的大。经数十位地质专家鉴定纯天然形成，无任何人为加工痕迹，海内外一百多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这消息，现已成为当地旅游



纯正的心

文/清荷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是一位家住四川农村的阿姨亲眼目睹讲述的，虽已事隔多年，而修炼者的那种坚忍、坦荡，至今深深铭刻在我心底，让我时时想起。

二零零一年的一天，那位修炼法轮功的农村阿姨家里，突然闯进来几个警察，众目睽睽之下，气势汹汹地把阿姨绑架到乡派出所。在乡派出所里，已抓来了好多位修炼法轮功的村民，都是从家里被突然绑架来的，目的显而易见，中共企图用暴力手段迫使这些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他们的信仰，就象当年古罗马帝国的国王尼禄残害基督徒那样。阿姨说，有一个中年的男学员被警察叫到院子里，然后一个警察用电棍开始电他，阿姨她们在屋里清楚地听见电棍啪啪地响，就这样一直响着，也不知响了多久，只知道来时是大白天，现在天都黑了，可是没有听见那位学员呻吟一声。阿姨心里很担心……。就在这时，那个手持电棍的警察突然佩服地喊了一声：“好样的，法轮功！”

当那位学员从院子走进屋里时，灯光下，只见他的脸伤得已无完肤，肿得看不到眼睛了。可是这位学员，平静得象沉稳挺拔的泰山，生死对他已置之度外，只有一颗对佛法真理坚如磐石的心。这颗心，令手持电棍的警察也为之震撼。

景点，“藏字石”的图片还被赫然印在门票上，五十元一张（见下图）。

正是：

天下万事万物，皆有起始终途。

中共毒绝凶殊，必遭严峻惩处。

器物尚有定数，邪党能不亡乎？

◇

